

安大简《邦风·周南·卷耳》解析

子居

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10/07/807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9年10月7日

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中的《卷耳》篇，和今传本有较大句序差别，据《卷耳》篇整理者说明：“简本《卷耳》四章，章四句，与《毛诗》同。唯简本第二章为《毛诗》第三章，简本第三章为《毛诗》第二章。”¹“行”、“觞”皆在阳部，因此安大简本《卷耳》用韵较今传本整齐，可能这个顺序更接近原始版本。

毛诗序称“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志也，又当辅佐君子，求贤审官，知臣下之勤劳。内有进贤之志，而无险诋私谒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忧勤也。”所说内容在《卷耳》诗中实无任何体现，因此该说一直备受质疑，如杨慎《升庵经说》即言：“‘陟彼崔嵬’下三章以为托言，亦有病。妇人思夫，而却陟冈饮酒，携仆望碣，虽曰言之，亦伤于大义矣。”所指出的问题就至为明显。试想，君子远行，夫人却携男仆驾车出游、行山涉险、借酒消愁，如此场面恐怕只会被时人诟病，放现在也是绝对的八卦新闻。旧时解《诗》自毛传以下往往多只是雕凿文字，无视全文，这种状况至今犹存，故历代解《诗》多无可取。笔者认为，《关雎》说求婚、《葛覃》言归宁，故《卷耳》正当是蛮君思念

¹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-3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在归宁途中的蛮君夫人的作品，诗中透露出蛮君的疲惫，当是因不得不服事晋国而产生的政事倦厌感，《卷耳》根本与毛序所谓“后妃之志”无关。

【宽式释文】

采采卷耳，不盈倾筐。嗟我怀人，实彼周行。

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。我姑酌彼兕觥，佳以永觴。

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金罍，佳以永怀。

陟彼阻矣，我马瘡矣，我仆痡矣，云何吁矣。

【释文解析²】

菜 = (采采) 蕝 (卷) 耳 [一]，不盈 (盈) 觶 (倾) 筐 (筐) [二]。

整理者注 [一]：“菜 = 蕝耳：《毛诗》作「采采卷耳」。「菜」从「采」声，故二字可以通用。《上博一·孔》简一七引《诗·邶风》篇名《采葛》之「采」作「菜」，与简本用字同。毛传：「采采，事采之也。」「蕝」，从「艸」，「𠂔」声，见于《集韵·桓韵》，为「蘩蘩」字重文。《说文·艸部》：「蘩，皃葵也。」简本「蕝」当非此义。「卷耳」之「卷」，《尔雅·释草》作「蕝」。「蕝」「卷」古音相近，「蕝耳」当读为「蕝耳」或「卷耳」。毛传：「卷耳，苓耳也。」³“采采”为盛貌，而非毛传所谓“事采之”，清代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二：“《蒹葭》诗‘蒹葭采采’，‘采采，犹萋萋也。’萋萋犹苍苍，皆谓盛也。”

² 以下释文及整理者注释皆照录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原书内容，笔者意见在解析部分给出。

³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《蜉蝣》传：‘采采，众多也。’多与盛同义。此诗及《芣苢》诗俱言‘采采’，盖极状卷耳、芣苢之盛。《芣苢》下句始云‘薄言采之’，不得以上言‘采采’为采取。此诗下言‘不盈顷筐’，则采取之义已见，亦不得以‘采采’为采取也。《芣苢》传‘采采，非一辞也。’亦状其盛多之貌。”已经解说甚详。形容词“采采”，先秦传世文献还见于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、《诗经·周南·芣苢》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、《诗经·曹风·蜉蝣》，笔者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（一）》已推测《皋陶谟》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，《诗经》中用到“采采”的诸篇，成文时间盖皆接近于春秋前期末段。《周南》、《秦风》、《曹风》的形容词相关性或是说明安大简中不知名的某风很可能就是《曹风》。“卷耳”这种植物，现代《诗经》注释中很多往往就直接说即菊科苍耳，认真些的注释会指出苍耳说是错误的，然后回到苓耳说，结果读者仍然不知卷耳是什么植物。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卷耳，苓耳。”郭璞注：“《广雅》云“泉耳也”。亦云胡泉，江东呼为常泉，或曰苓耳。形似鼠耳，丛生如盘。”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卷上：“卷耳，一名泉耳，一名胡泉，一名苓耳。叶青白色，似胡荽，白华细茎，蔓生。可煮为茹，滑而少味。四月中生子，如妇人耳中瑯，今或谓之耳瑯草，郑康成谓是白胡荽，幽州人呼爵耳。”一望可知绝非菊科的苍耳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：“龟千岁，乃游莲叶之上。”《集解》：“徐广曰：莲，一作领。领与莲声相近，或假借字也。”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：“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。嘉林者，兽无虎狼，鸟无鸱枭，草无毒螫，野火不及，斧斤不至，是为嘉林。龟在其中，常巢於芳莲之上。”可证蘋又作莲，《类篇·艸

部》：“藟，郎丁切，草名，卷耳也，一曰茯苓，药草。苓，或从领。”是卷耳即苓，字又作藟，而《初学记·鳞介部》引《逸礼》曰：“天子龟尺二寸，诸侯八寸，大夫六寸，士民四寸。龟者，阴虫之老也。龟三千岁，上游於卷耳之上，老者先知，故君子举事必考之。”就正是以“卷耳”对应《史记》的“莲”，此“莲”字正与安大简书为“𦵑”相应，这一点可比较于清华简《楚居》中季连的“连”书为“𦵑”。





《宋书·符瑞志》：“灵龟者，神龟也。王者德泽湛清、渔猎山川从时则出。五色鲜明，三百岁游于藟叶之上，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。”

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九引梁丘迟《为范云谢示毛龟启》曰：“玄甲应于姬渚，青髯符于夏室，翱翔卷耳之阴，浮游莲叶之上。”显然也皆是从卷耳的别名“苓”又作“莲”才又衍生出莲叶的。《诗经·邶风·简兮》：“山有榛，隰有苓。”毛传：“苓，大苦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云：“藟，大苦。”郭璞注：“今甘草也。蔓延生，叶似荷，青黄，茎赤有节，节有枝相当。或云藟似地黄。”邢昺疏：“《诗·唐风》云‘采苓采苓，首阳之巔’是也。藟与苓，字虽异，音义同。”因此可知，卷耳、苓耳、苓、藟、莲、藟、大苦、甘草，为多名同指，但这种植物究竟是现在哪种植物，近代仍是异说纷纭，或说即今甘草，或说即今地黄，或说为虎杖，或说为豆豉，笔者所见诸书，唯日本森立之《本草经考注》得其确指，书中言：“又《尔雅》：‘藟，大苦。’《说文》同。《诗·邶风·简兮》：‘隰有苓。’传：‘苓，大苦。’是借苓为藟也。《正义》引孙炎云：‘本草云：藟，今甘草是也。蔓延生叶，似荷青黄，其茎青有节，节有枝相当，或云藟似地黄。’郭注同。自是别物，即方俗所名甘

草，而非药中甘草也。……王引之云：‘大苦者，大芑也。芑、苦，古字通。《公食大夫礼》羊苦，今文苦为芑是也。盖似地黄，故一名大苦，非以其味之苦也。’此说未为允当。沈括《笔谈》云：‘郭璞注乃黄药也，其味极苦，故谓之大苦，非甘草也。’此说可从。《证类本草》所载临江军白药图，亦蔓生似荷叶，《本草拾遗》载陈家白药云：‘叶如钱，根如防己。’又苏敬注白药云：‘三月苗生叶似苦苣，四月抽赤茎，花白，根皮黄，八月叶落，九月枝折，采根日干。’《图经》亦云：‘苗似苦苣叶，四月而赤茎，长似葫芦蔓。’以上诸说，与‘似荷’、‘似地黄’之文合，但白药味辛温。（唐本先附。）《药性论》云：‘味苦。’《日华子》云：‘冷。’《开宝本草》：‘黄药根，味苦平。藤，生高三四尺，根及茎似小桑。’《图经》云：‘秦州出者谓之红药子，叶似荞麦，枝梗赤色，七月开白花，其根初采，湿时红赤色，暴干即黄。’（《图经》白药下云：‘江西出者叶似乌臼，子如菘豆至八月其子变成赤色者，盖与此同物。）盖白药《唐本草》、黄药《开宝》、红药《图经》并以根色名之，皆一类也。”⁴比较陆玕《疏》，是《诗经》的“卷耳”、“苓”当即今毛茛目防己科千金藤属的白药子类植物，俗称金线吊乌龟，清代吴其浚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：“金线吊乌龟，江西、湖南皆有之。一名山乌龟。蔓生，细藤微赤。叶如小荷叶而后半不圆，末有微尖，长梗在叶中，似金莲花叶。附茎开细红白花，结长圆实，如豆成簇，生青熟红黄色。根大如拳。按陈藏器云：又一种似荷叶，只大如钱许，亦呼为千金藤。当即是此。”金线吊乌龟“结长圆实，如豆成

⁴《本草经考注》第78、79页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5年8月。

簇”，类似耳珥，所以才有“**蕤**耳”之名。其俗称金线吊乌龟，犹有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：“龟千岁，乃游莲叶之上”的痕迹。据《河南植物志》：“千金藤属（*Stephania* Lour）……河南有4种：……（1）粉防己、白药子（*Stephania tetrandra* S.Moore）……产河南商城、新县、罗山、信阳等县，生于山坡草地及灌丛或疏林中。……（2）金线吊乌龟（*Stephania cepharantha* Hayata）……产河南大别山和桐柏山区，生于阴湿山坡及路旁。……（3）千金藤、水膏药（*Stephania japonica* (Thunb.) Miers）……产河南大别山、桐柏山和伏牛山南部，生于山坡、溪畔或路旁。……（4）华千金藤（*Stephania sinica* Diels）……产河南伏牛山南部和大别山区，生于山坡草地、灌丛或疏林中。”⁵观《卷耳》末句“陟彼砠矣，我马瘠矣，我仆痡矣，云何吁矣”，或可推测，《卷耳》以“**蕤**”起兴，仍是和《关雎》“关关雎鸠”、《葛覃》“葛之覃兮”类似，起兴寓意于“蛮”。

整理者注〔二〕：“不**湔** **𩚑** 匪：《毛诗》作「不盈顷筐」。简本「湔」字简文作「」，「皿」旁上部所从与《上博三·周》简九「**湔**（盈）」字同。对于《周易》「**湔**」的字形分析，学者意见不一，赵平安认为从「股」（参赵平安《关于「𩚑」的形义来源》，《中国文字学报》第二辑，商务印书馆二〇〇八年），可从。「**𩚑**」，简文作「」，与楚帛书中「」「」当是同一个字，从「矢」从「血」，「倾」字异体。《说文·矢部》：「矢，倾头也。」又《人部》：「倾，仄也。」《厂部》：「仄，侧倾也。」「倾」「仄」互训，所以「**𩚑**」字可以从「矢」表「倾」

⁵ 《河南植物志》第1册第503-505页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02月第1版。

义。「𦉳」所从的「血」大概是「益」字的简化（参朱德熙《长沙帛书考释（五篇）》，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》第二〇三至二〇五页，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）。上古音「益」「倾」音近，所以「𦉳」可以「血（益）」为声符（参徐在国、管树强《楚帛书「倾」字补说》，《语言科学》二〇一八年第三期）。《诗·召南·標有梅》「顷筐墜之」，简本「顷」作「𦉳」，可隶作「𦉳」，从「辵」，「血（益）」声；「𦉳」亦可能是「𦉳」字之误写。「筐」为《说文》「筐、匡」的或体。”⁶对于盈、倾两个字，笔者认为两个字的字形当可参互理解。“盈”字上部为“𦉳”，整理者所引赵平安《关于「𦉳」的形义来源》将这个字形分析为“股”的原始象形字，笔者则认为，这个“𦉳”形当同时表股、胫，《诗经·小雅·采菽》：“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”郑笺：“胫本曰股。邪幅，如今行滕也，偃束其胫，自足至膝，故曰在下。”二者虽有区别，但又互训，《广雅·释亲》：“股、脚、踦、肱，胫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：“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，膝以下为胫……散文则通谓之胫……或通谓之股。”故“𦉳”的耕部读音可以推知即来自“胫”，加“皿”符的“盈”则表示器满，《说文·皿部》：“盈，满器也。”“倾”字本作“顷”，“顷”字所从的“匕”，安大简《卷耳》“倾”字所从的“大”，安大简《標有梅》“顷”字所从的“辵”，清华简《邦家处位》“倾”字所从的“立”，楚帛书“倾”字所从的“𦉳”，当皆是源于同一个表人形的字符。《说文·匕部》：“顷，头不正也。”头不正为“顷”，去除表头义的“页”，则可推知“匕”形义为人不正，所以“人”形或“大”形加“皿”形

⁶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4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即表示器不正。“人”为真部字，真部、耕部密近，此盖即“倾”为耕部的语音来源。前文已言“卷耳”寓意“蛮”，故这里的“不盈顷筐”当是寓意少。蛮君很可能是以卷耳看起来很茂盛但却装不满倾筐，来比喻蛮氏虽然人多但政治、军事层面上实力却很弱。

差（嗟）我衷（懷）人〔三〕，寘（寘）皮（彼）周行〔四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三〕：“差我衷人：《毛诗》作「嗟我怀人」。简本第三章「佳以兼衷」之「衷」，《毛诗》亦作「怀」；《诗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「有女怀春」之「怀」，简本亦作「衷」。郭店简有「𠄎」（《郭店·缁衣》简四一）字，学者多认为此字应隶定作「壞」，是「坏」之讹误，用作「怀」。《上博一·绉》简二一与郭店《缁衣》「壞」相当的字作「衷」。简本「衷」作「衷」，与郭店《缁衣》「坏」作「壞」相同。以「衷」为「衷」，或为楚人书写习惯，与《说文》训为「以组带马也」的「衷」当非一字（李家浩说）。”⁷“嗟我”起句的措辞方式，先秦文献见于《尚书·牧誓》、《小雅·沔水》、《豳风·七月》、《穆天子传·卷五》、《荀子·成相》，《荀子》多袭用《诗》《书》成辞，之前已言，是《卷耳》与《牧誓》、《小雅》、《豳风》、《穆天子传》在措辞上有相似之处。《豳风》又称《豳雅》，《周南》与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往往措辞接近，前文也皆已言。《牧誓》与《穆天子传》则盖即界定出《卷耳》成文时间的上下限，笔者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（一）》⁸已定《牧誓》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前段，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

⁷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⁸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6/07/03/345>，2016年7月3日。

究之一《虚词篇》⁹也已推测《穆天子传》主体内容约成文于春秋后期，由前文对《卷耳》的分析即可见，《卷耳》与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为一组，约成文于春秋后期前段，正在这个两个时间段范围内。古文字中“马”、“𠂔”往往有有写法相似的情况，因此出现讹变并不奇怪。上博简《周易》、《孔子诗论》、《用曰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天子建州》等篇的“怀”字多从“褻”而不从“褻”，与之相对，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中的“怀”字“衣”符内则也书为接近“马”形，因此整理者所说“以「褻」为「褻」，或为楚人书写习惯”未免夸大个例。

整理者注〔四〕：“**寘**皮周行：《毛诗》作「寘彼周行」。「寘」，即「实」，与「寘」古音相近，「实」属船纽质部，「寘」属章纽脂部。毛传：「寘，置。」「皮」，读为「彼」。”¹⁰《逸周书·文政》以寘、信为韵，可证“寘”为真部字，整理者言“「寘」属章纽脂部”，不知何故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：“**实覃实吁，厥声载路。**”郑笺：“**实之言适也。**”故“**实彼周行**”即“**适彼周行**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**佻佻公子，行彼周行。**”对应于《卷耳》的“**实**”，《大东》作“**行**”，也可证“**实**”当读为“**适**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：“**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**”《释文》：“**示，毛如字，郑作寘，之豉反。**”故《鹿鸣》的“**示我周行**”也即“**寘我周行**”。“周行”于《诗》中除《卷耳》外，唯见《大东》和《鹿鸣》，所指即“周道”。《卷耳》中所怀之人会“**适彼周行**”，说明《周南》之地去于东周的周道不远，“周道”非一般人所能使用，由此可推知《卷耳》中所怀之人身份等级必然很高，《左传·庄公二十七年》：

⁹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1/01/01/247>，2011年1月1日。

¹⁰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“天子非展义不巡守，诸侯非民事不举，卿非君命不越竟。”因此卿大夫娶妻多是娶于国内，由此返观所怀之人会“适彼周行”，自然可以推测《卷耳》诗中所怀之人很可能为诸侯之妻。笔者之前已推测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为一组诗，《卷耳》为蛮君思念归宁的蛮君夫人所作，而蛮君夫人若为晋人，则归宁自然会“适彼周行”，与此正合。

“周道”在《诗》中除《桼风·匪风》外，余者皆见于《小雅》。《卷耳》提到的“周行”，也当即《匪风》的“周道”，由此即可见《周南》之地与桼地相近，《邦风》、《小雅》的成文时间也往往接近。

◎陟皮（彼）高阮（岡）〔五〕，我馬玄黄〔六〕。【六】

整理者注〔五〕：“陟皮高坑：《毛诗》作「陟彼高冈」。《诗·魏风·陟岵》「陟彼冈兮」之「冈」，简本亦作「阮」。《集韵·唐韵》：「冈……通作阮，俗作岗。」《汉书·扬雄传》「陈众车于东阮兮」，颜注：「阮，大阜也。读与冈同。」毛传：「山脊曰冈。」¹¹代词“彼”未见于西周时期，说明《卷耳》并非西周作品。“陟彼”某地的措辞特征，先秦文献全部见于《诗经》，故可知这是《诗》系自有的措辞特征。“高冈”一词，除《卷耳》外，先秦文献仅见于《大雅》的《皇矣》、《卷阿》，《小雅》的《车鞳》，其中《车鞳》作“陟彼高冈”与《卷耳》此句全同，《皇矣》作“陟我高冈”、《卷阿》作“于彼高冈”，则不同于《卷耳》，故或可推测《卷耳》与《车鞳》都是受《皇矣》与《卷阿》的影响。再考虑到《葛覃》的形容词“萋萋”、“啾啾”也都

¹¹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见于《卷阿》，当可推测《卷阿》的成文时间即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的成文时间上限，且《周南》之地与东周王室相近，所以《周南》中才每每有与春秋雅言一致的措辞特征。

整理者注〔六〕：“我马玄黄：「马」，简文作「𠂔」，写法独特。”

¹²新蔡葛陵楚简零 236、186 “马”字即与《卷耳》此处写法类似，故不知整理者所言“写法独特”所指为何。“玄黄”为汗流貌，高亨先生《周易古经今注·坤》：“玄借焉泫，同声系，古通用。《说文》：‘泫，谐流也，从水玄声。’《文选·思玄赋》：‘水泫泫而涌涛’，正用其本义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‘孔子泫然流涕’，泫然者，涕流之貌也。黄疑当读为潢，同声系，古通用。《楚辞·九叹·逢纷》：‘扬流波之潢潢兮’，王注：‘潢潢，大貌。’《荀子·王霸》篇：‘潢然兼覆之。’杨注：‘潢與滉同，滉，大水貌也。’《富国》篇亦云：‘潢然兼覆之。’杨注：‘潢與滉同。滉，水大至之貌。’潢潢与潢然，皆水流大貌也。泫潢本皆水流之貌，自可用作泪流之貌，《檀弓上》之‘泫然流涕’是也；亦可用作血流之貌本爻之‘其血玄黄’即以玄黄为泫潢也；又可用作汗流之貌，《诗·卷耳》：‘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。’毛传：‘玄马病则黄。’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玄黄病也。’恐肯失《诗》之原义。余谓《诗》亦以玄黄为泫潢，汗流之貌。古时字少，故《易》、《诗》皆以玄黄为泫潢，此《易》、《诗》用字可以互证者也。”¹³笔者曾在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》¹⁴中言：“《周易》的经文部分，《卦辞》是春

¹²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9年8月。

¹³ 《周易古经今注》第12页，开明书局，1947年9月。

¹⁴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1/01/01/247>，2011年1月1日。

秋前期成文的，因为‘所’、‘而’皆仅一见，不排除改写缘故的话，《卦辞》可能会早到春秋初期，《爻辞》部分则显然是春秋后期成文的。”《易》的《爻辞》部分成文于春秋后期，正与前文分析《卷耳》成文于春秋后期相应，故二者同以“玄黄”为形容词。

我古（姑）勺（酌）皮（彼）兕觥（觥）〔七〕，隹（維）呂（以）羨（永）𩚑（傷）〔八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七〕：“我古勺皮兕觥：《毛诗》作「我姑酌彼兕觥」。「姑」从「古」声，「酌」从「勺」声，故「古」与「姑」、「勺」与「酌」可以通用。毛传：「姑，且也。」《说文·酉部》：「酌，盛酒行觞也。」简本「兕」字作「𩚑」，即在「兕」字异体上加注「厶」声（参徐在国《谈楚文字中的「兕」》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二〇一七年第五期）。

《释文》「觥」作「觥」。《说文》以「觥」为「觥」的俗字。「觥」从「黄」声。典籍常见从「黄」的「横」与「衡」相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二七八至二七九页，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）。简本「衡」当从《毛诗》读为「觥」。毛传：「兕觥，角爵也。」郑笺：「觥，罚爵也。」

¹⁵副词“姑”未见于西周时期，自然同样说明《卷耳》不会是西周作品。“兕觥”于先秦文献又见《诗经·周颂·丝衣》、《诗经·小雅·桑扈》、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，三诗皆王侯级的诗篇，可知在这三首诗成文的时代“兕觥”的拥有者至少是诸侯级的，因此可证《卷耳》也是诸侯级的诗篇。“兕觥”究竟是什么样的器物，目前虽然没有任何确

¹⁵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证可以证明，但不乏一些旁证说明“兕觥”当为角形器。《卷耳》整理者在《谈楚文字中的「兕」》一文中以“兕觥”为“古代酒器。腹椭圆形或方形，圈足或四足，有流和鋈。盖一般成带角兽头形。”盖是直接抄录自《汉语大词典》，此说的问题，屈万里先生《兕觥问题重探》¹⁶已有详述，屈先生文中主旧注说认为“兕觥”当为“象兕角形的饮器”，所说当是。以常理分析，角形不论牛角还是犀角，自然都可以概称“兕角”，因此角形器可得“兕觥”之称；兽形却明显无法一概指称为“兕”，因此很难统称“兕觥”。所以，“兕觥”为角形器的可能性远大于为兽形器的可能性。





整理者注〔八〕：“佳吕美觥：《毛诗》作「维以不永伤」，「以」下多一「不」字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「美，水长也。《诗》曰：江之美矣。」今本《诗·周南·汉广》作「江之永矣」。杨慎《丹铅总录·订讹·美与永通》：「古字美与永同。」「觥」字简文从「角」，「易」声，「觥」字异体。「觥」，酒杯，亦泛指酒器。《礼记·投壶》：「命酌，曰：『请行觥。』」《说文·角部》：「觥，觥实曰觥，虚曰觥。」「觥」，读为「伤」。毛传：「伤，思也。」简本此句没有「不」字，意思与《毛诗》截然相反。”¹⁷“维以”起句，《诗》中又见于《大雅·卷阿》、《小雅·四月》，由此可见《周南》与大、小《雅》确实是关系密切的，其中《卷阿》与《周南》的关系犹近。整理者言“「觥」，读为「伤」。毛传：「伤，思也。」简本此句没有「不」字，意思与《毛诗》截然相反。”显然仍是以《毛诗》对《诗》的理解为依据，但安大简《邦风》与今传《毛

¹⁶ 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四十三本四分第 533-538 页，1971 年 12 月。

¹⁷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 75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 年 8 月。

诗》异文多见，所以其对诗句的理解完全可能有不少区别，此处的“觴”即是一例。安大简编写者若是与《毛诗》同样理解，本可与后面的《草虫》篇一样书为从“易”从“心”的“伤”字，而无需书为“𩚑”，因此上，这里的“觴”很可能是安大简编写者认为“觴”才是原字，如此则整句诗的理解都很可能与《毛诗》不同。由全文来看，安大简此处言“维以永觴”很可能是表达蛮君苦中作乐的无奈意味，这里面的苦，不仅可指思念之苦，很可能还包含身为蛮君却要从属于晋的苦闷感。

◎陟皮(彼)嶮(崔)嵬(嵬)[九]，我馬旣(虺)遺(隕)[一〇]。

整理者注〔九〕：“陟皮嶮嵬：《毛诗》作「陟彼崔嵬」。「崔」字对应简文作「」，从「山」，古文「衰」声，「崔」字异体。「嵬」，简文作「」，尽管右部所从与《望山》简二·一五、《郭店·老乙》简一二等「禺」形近，但并非「禺」字，实乃「鬼」之异体，简一一七「（魏）」作「」形可证。「嵬」乃「嵬」之异体，其所从「鬼」旁原文可分析为在「鬼」之上加注「九」声（李家浩说）。毛传：「崔嵬，土山之戴石者。」¹⁸整理者以简一一七“魏”字为证，认为“嵬”字所从并非“禺”字，而是“「鬼」之异体”，其说可商。这种写法的“鬼”字，未见于其他材料，鬼、九虽然可通，但此处的“嵬”为微部韵脚字，何以“鬼”要“加注「九」声”？加注声符为什么没有单独写于“鬼”字旁，而是与“鬼”字相交写成“禺”形？这也颇难理

¹⁸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解。笔者认为，这种情况更适理解解为安大简的抄写者将“鬼”、“畏”等形误为了“禺”形，所以才有将“鬼”或“畏”书为“禺”的现象，这大概类似于安大简《关雎》书“寐”为“寢”的情况。毛传所谓“崔嵬，土山之戴石者”，显然不确。崔嵬形容山高，《说文·山部》：“崔，大高也。从山佳声。”《说文·山部》：“巍，高也。从嵬委声。”《楚辞·涉江》：“带长铗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。”王逸注：“崔嵬，高貌也。”崔、嵬（巍）皆为高貌，故“崔嵬”即对应前文的“高冈”。“崔嵬”一词，《诗》中又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谷风》，再次证明《周南》措辞往往近于大、小《雅》。

整理者注〔一〇〕：“我马𩚑遗：《毛诗》作「我马𩚑隤」。「𩚑」，从「它」「元」，即「𩚑」字异体。此种写法的「𩚑」见于楚爰子𩚑鼎（《集成》二二三九），唯偏旁位置与「𩚑」相反。《说文·虫部》：「𩚑，𩚑以注鸣。《诗》曰：『胡为𩚑蜥。』从虫，兀声。」「它」是「蛇」的象形初文，「虫」是「𩚑」的象形初文，二字形、义皆近；「兀」「元」本是一字之分化。故「𩚑」可以写作从「它」，从「元」（《秦印文字汇编》第二五五页「𩚑」字头下所收五字，「兀」旁都写作「元」）。「遗」「隤」二字皆从「贵」得声，简本「遗」当从《毛诗》读为「隤」。毛传：「𩚑隤，病也。」¹⁹“𩚑隤”即委颓，为困顿、疲惫貌。《经典释文·毛诗音义》：“𩚑，呼回反，徐呼怀反，《说文》作𩚑。隤，徒回反，徐徒坏反。𩚑隤，病也，《尔雅》同。孙炎云：‘马退不能升之病也。’《说文》作颓。”《说文·秃部》：“𩚑，秃兒。从秃贵声。”段玉裁

¹⁹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5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注：“《周南》曰：‘我马虺颓。’《释诂》及毛传曰：‘虺颓、病也。’秃者，病之状也。此与阜部之隕迥别。今《毛诗》作隕。误字也。又《小雅》：‘维风及颓。’毛传曰：‘颓、风之焚轮者也。’与《释天》同。此从贵声。今俗字作颓。失其声矣。”是“隕”字本作“隕”，《考工记·梓人》：“爪不深，目不出，鳞之而不作，则必隕尔如委矣。”孙诒让《正义》：“此隕尔形容厌伏不振之貌，当为隕之段借。”《考工记》的“隕尔如委”即《卷耳》的“虺隕”。

我古(姑)勺(酌)金罍(罍)[一一]，佳(維)目(以)羨裒(懷)
[一二]。

整理者注〔一一〕：“我古勺金罍：《毛诗》作「我姑酌彼金罍」。简本无「彼」字。「罍」，从「金」「罍」声，「罍」字异体。《释文》：「罍，卢回反，酒罍也。《韩诗》云：『天子以玉饰，诸侯、大夫皆以黄金饰，士以梓。』《礼记》云：『夏曰山罍，其形似壶，容一斛，刻而画之，为云雷之形。』”²⁰与《韩诗》说不同，毛传则称“人君黄金罍”，对比前文分析《卷耳》为蛮君所作，则毛传之说显然更胜。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櫛，龟目酒尊，刻木作云雷象，象施不穷也。从木晶声。罍，櫛或从缶。罍，櫛或从皿。罍，籀文櫛。”从用字之别上考虑，盖虽统称罍，但仍有金制则从金作罍，木制则作櫛，瓦制则作罍的区别。《卷耳》用金罍，故从金作罍。

整理者注〔一二〕：“佳目羨裒：《毛诗》作「维以不永怀」。简本

²⁰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无「不」字，意思截然相反。”²¹“永怀”于先秦文献又见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、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，对照这两处的用法，安大简无“不”字可能更接近《卷耳》原貌。

◎陟【七】皮（彼）沔（阻）矣〔一三〕，我馬徒（瘖）矣〔一四〕，

整理者注〔一三〕：“陟皮沔矣：《毛诗》作「陟彼阻矣」。「沔」，从「水」，「疋」声，在《新蔡》简乙四·九中用为「沮」。简本「沔」当从《毛诗》读为「阻」。毛传：「石山戴土曰阻。」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作「陟彼阻矣」，段注：「土在上则雨水沮洳，故曰阻。」²²因为“阻”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《卷耳》，所以无论是毛传解释为“石山戴土曰阻”，还是段注说“土在上则雨水沮洳，故曰阻”，都不难看出皆为望文生义，这个字实际上当就是“阻”字，书为“阻”、“阻”、“沔”都只不过是异体而已。《说文·阜部》：“阻，险也，从阜且声。”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卷十二：“《增韵》：‘山巖曰险，水隔曰阻，若泛言则山水通用。’……《集韵》或作阻。”因此“阻”字既可书为“阻”，又可书为“沔”。安大简书为“沔”，而“沔”无由言“陟”，可见安大简用字往往不足为据。

整理者注〔一四〕：“我马徒矣：《毛诗》作「我马瘖矣」。典籍中「徒」「著」「都」相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八九〇页）。「瘖」，毛传：「病也。」²³安大简“徒”字当即“瘖”字之省，《龙龕手鏡·疒

²¹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²²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²³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部》：“瘥，音徒，病也，与瘥同。”《诗经·豳风·鸛鸣》：“予所蓄租，予口卒瘥。”《释文》：“屠，本又作瘥，音徒。”故“瘥”、“瘥”本即为一字异体，安大简书为“徒”并不是因为“典籍中「徒」「著」「都」相通”。

我𦍋（僕）夫（痛）矣〔一五〕，員（云）可（何）無（吁）矣〔一六〕。

整理者注〔一五〕：“我𦍋夫矣：《毛诗》作「我仆痛矣」。典籍中「扶」「辅」「蒲」相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九一七页）。「痛」，毛传：「亦病也。」孔疏：「《释诂》云：『痛、瘥，病也。』孙炎曰：『痛，人疲不能行之病。瘥，马疲不能进之病也。』」²⁴孙炎所谓“痛，人疲不能行之病。瘥，马疲不能进之病也”皆是望文生义，显不可据。《释文》：“痛，音敷，又普乌反，本又作铺，同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江汉》：“匪安匪舒，淮夷来铺。”毛传：“铺，病也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：“若此无罪，沦胥以铺。”《释文》：“铺，普乌反，福也。王云：病也。”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：“下获熏胥之辜，高受灭家之诛。”李贤注：“《诗·小雅》曰：‘若此无罪，勋胥以痛。’勋，帅也。胥，相也。痛，病也。言此无罪之人，而使有罪者相帅而病之，是其大甚。见《韩诗》。”由此来看，训为病的“痛”除《卷耳》外，只于《大雅·江汉》和《小雅·雨无正》，也可见《周南》用词近于雅言。结合笔者之前对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的解析，《卷耳》中所说“陟彼岵矣，我马瘥矣，我仆痛

²⁴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矣”实即蛮君在委婉表达“登高的路太难走，自己已经很疲惫了”的意思，“陟彼砠”盖即寓指从属于晋。

整理者注〔一六〕：“员可无矣：《毛诗》作「云何吁矣」。「员」「云」古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一〇七页）。典籍中「𠄎」「𠄎」，「芋」「𠄎」相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八二六至八二七页。「吁」，毛传：「忧也。」²⁵“吁”的本字当作“忬”，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忬，息也。从心于声，读若吁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卷耳》：‘云何吁矣。’传曰：‘吁、息也。’此谓吁即忬之段借也。《于部》曰：‘吁、惊词也。’本义不训忧。《何人斯》曰：‘云何其吁。’《都人士》曰：‘云何吁矣。’吁亦忬之段借，毛无传，疑《卷耳》本亦作吁也。吁，张目也。《释诂》：‘吁，忧也。’吁本或作忬。”

²⁵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